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六回 締良盟私越百花軒 改喬妝夜奔巴陵道

詩： 風流才子誰能匹，竊窈佳人絕代姿。
百歲良緣真大數，一時奇遇豈人為。
知音畢竟奔司馬，執拂何妨叩藥師。
魚水相投情意美，女妝男扮別嫌疑。

那正走來的你道是什麼人，原來就是玉姿。這玉姿也正乘著這一個更次的空便，只道姐姐還在相國房中伺候，因此走來，思量悄悄撬開內門，到那百花軒去，與杜公子談一談心曲的意兒。只道瞞了姐姐，自家以為得計，那裡提防著姐姐到先在內門首了。他起初時黑洞洞的，月影又照不到，燈光又帶不來，卻不曉得姐姐在此已久。後來聽見問了這一聲，方知就是姐姐。不是他故意不肯答應，其實唬呆了。蕙姿見不則聲，再想不到是他妹子，上前摸了一把，這遭免不得兩下裡要討個清白出來，還躲閃在那裡去。終久玉姿是個伶俐女子，勉強應一聲道：「呀！莫非是我蕙姿姐姐麼？」蕙姿聽了這一句，心下著實一個咯噔，那裡曉得妹子也端為著這件而來，不期劈面撞著。只道他知覺了些響動，故意暗暗走來瞧破，沒奈何答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玉姿妹子，這半夜三更來此何干？」玉姿笑道：「姐姐，你便問得我，是我也問得你一句，況這半夜三更，你卻到此何干？」蕙姿想得妹子是個聰明的主兒，如何瞞得他過，就把心事對他明說。這玉姿卻比不得姐姐一般老實，如何肯把肺腑的話說與他得知，便順著嘴兒道：「你妹子就是個活神仙，曉得姐姐有些緣故，特來要你挈帶一挈帶。」蕙姿道：「妹子，隔牆須有耳，窗年豈無人，倘被別人聽見，可不洩漏了風聲？」玉姿道：「姐姐，這樣時候，我家裡人那個不沉沉睡熟，要聽見的，不過是牆外的杜公子。便再講得響些，或者聞得你的聲音，想起那日贈他鳳頭釵的光景，把這扇門兒弄將開來，延納你過去，也不見得。」蕙姿道：「妹子，沒甚要緊，我和你嫡親姊妹，卻是一心一意。那些姐妹們都是各人一條肚腸，那個不要在老爺面前逞嘴的？若是吹了一些風聲在老爺耳朵裡去，那時，我和你可不奚落在人後了？」玉姿道：「姐姐，說便是這樣說，你卻是一場好事，我妹子悄悄地走來，難道你心裡豈沒一些怪著我的？這時候已是三更光景，倘老爺睡醒轉來，喚著要茶要水，妹子先要去伺候，你再在這裡尋一個門路兒罷。」蕙姿道：「妹子說那裡話，我的初意，走將來不過先要探個動靜，然後覷個順便機會。若說那鑽穴相窺，逾牆相從，費這一番擔驚受怕的手腳，去幹那件事兒，我姐姐決不做的。如今就與你同轉去則個。」玉姿道：「姐姐果然便同去了，明日追悔起來，切莫怨著我妹子呢。」蕙姿便不回答，扶了妹子，黑天墨地，兩個扭扭捏捏的走將轉來。有詩為證：

怨女雙雙弟與兄，春心飄蕩各私行。
誰知狹路相逢處，竊笑人人共此情。

正走到東廊下，忽聽得相國在房中大呼小喚，他兩個都有了虛心病兒，唬得手酥腳軟，上前不好，退後不好。看來蕙姿到比玉姿又膽小些，靠在那廊下欄杆上，簌簌的抖做一團，口內低低對著玉姿道：「妹子，適才我已把老爺房中的燈吹滅了，做你不著，到你房裡看看，有燈快點一個來。」玉姿也慌了道：「姐姐，這正是羊肉未到口，先惹一身膻。若是老爺問起，如今還把些甚麼話兒答應他好？」蕙姿道：「只說被風吹滅了燈，到你房中點燈就是。」玉姿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慌忙走到自己房裡，拿了一盞燈來，遞與姐姐。蕙姿一隻手提了燈，一隻手遮了風，同著妹子，徑到相國房門外，把原先椅上的那盞燈來點著了，再推門進去。

原來那相國是個有年紀的人，叫上幾聲，端然呼呼睡去。他兩個的驚恐方才撤下。蕙姿便走到床邊，揭開帳子，低低道：「老爺，蕙姿來了，敢是要吃些龍眼湯麼？」相國醒來道：「你這妮子，卻在那裡去，這一會才來？」蕙姿道：「適才風吹滅了燈，因此到玉姿那裡點燈來。」相國道：「我晚來朦朧就睡著了，不曾問得你，把前後的門可曾都上了鎖麼？」蕙姿答道：「都是拴鎖停當的。」相國道：「如此恰好。別處還不打緊，那後面的內門，緊貼著那同春巷裡，況且如今又把百花軒開了，早晚更要謹慎提防。你可明日去再與我加一道栓兒。」蕙姿應道：「曉得。」相國道：「那燈後站的是那一個？」蕙姿道：「就是玉姿。」相國笑了一聲道：「好一個癡妮子，怎麼到站在那燈後呢？」玉姿便走近前來道：「玉姿在此伺候老爺。」相國道：「實是難為了你們姊妹兩個，盡盡在我房中服侍這五六個晝夜。那些妮子們只好在家吃飯，如何學得你兩個。但有一說，我卻一時也少你兩個不得。雖是別的走到我跟前，決不能夠中意。」玉姿便道：「如今老爺患了這些貴恙，我姊妹二人巴不得將身代替，那裡還辭得甚麼辛苦哩。」相國道：「我卻沒有些甚麼好處到你兩個。也罷，待我病起來，每人做一套時樣大袖稱意的衣服，與你們便了。」蕙姿與玉姿道：「多謝老爺。」相國道：「蕙姿，黃昏那一服藥，卻是你的手熬，我直要到五更時候才吃。你可打點個鋪蓋，就在這榻兒上，與你妹子同睡了吧。」蕙姿應了一聲，便去取了一床繡被，一條絨毯，向榻兒上鋪下，就與妹子一處睡了。有詩為證：

繡衾籠罩兩鴛鴦，一片純陰不發陽。
可歎良宵春寂寂，空餘雲雨夢襄王。

原來韓相國一連病了這幾日，那杜開先與康汝平每日侵晨過來問候一次。這相國病體漸漸好來。一日，喚蕙姿姊妹道：「我近日病起無聊，好生坐臥不過。玉姿，你到那文具裡取了匙鑰，與我開了內門。蕙姿過來，慢慢扶我閒走幾步。待我到百花軒去，一來謝一謝杜公子和康公子，二來與他們閒講片時，消遣病懷則個。」玉姿便也有心，連忙取了匙鑰，先去了內門。你看這老頭兒扶了蕙姿，就像個土地挽觀音一般，前一步後一步，慢慢的走到內門邊，吩咐道：「你每且把門兒掩著在這裡，等一會兒便了。」不想這玉姿已有了那點念頭，先走來開門的時節，把個百花軒路數，看得停停當當在眼睛裡。原來這蕙姿是前番一次被妹子撞破，把這個念頭理早已收拾起了。

韓相國走到百花軒裡，輕輕叫了一聲：「康、杜二公子可在麼？」杜開先正在那裡打盹，聽叫這一聲，猛然涼醒，再想不出是韓相國的聲音，連忙出來相見，道：「原來是老伯，小姪多獲罪了。敢是老伯貴恙可痊癒了麼？」相國道：「多承賢契記念，這幾日來略好了些。只是胸膈飽悶，飲食尚不能進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定然慢慢愈來。」相國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賢契，康公子緣何不見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汝平兄昨日已回去了，只在明日就來。」相國道：「畢竟他欠有坐性。賢契，老夫病中無聊難遣，巴不得走來聚談半晌，把悶懷消釋消釋。不識賢契從這裡，不知做了多少妙作，幸借出來，與老夫賞鑒一番。」杜開先欠身道：「小姪深蒙老伯推愛，自至此，只有兩個月餘，爭奈有些閒事在懷，所以竟沒一毫心緒，想到那吟詠上去。因此竟無一篇送上求教。」相國便笑道：「既然一首也沒有，老夫知道了，後生家的心事，敢只是犯了『酒』底下那一個字兒了？」杜開先兩臉通紅道：「小姪向來全無此念。」相國道：「這個便好。若有了這個念頭，可不耽誤終身大事！」杜開先道：「金石之言。」兩個又把閒言閒語說了一會。只是韓相國初病起來，坐談了這些時候，身子有些倦意，便起身別了杜開先，慢慢走來推門進去。

恰好他姊妹兩人端然在那裡伺候。那玉姿畢竟是有心的，把韓相國與杜開先一問一答的說話，遂句句聽得明白。相國吩咐道：「蕙姿好生扶我進房去略睡一睡，玉姿隨後把內門鎖好了來。」玉姿答聲一聲，見相國扶了姐姐先去，乘著這個湊巧，恰才又聽得說是康公子不在，思量遲一會兒，依舊走來開門，到百花軒去見一見杜公子的意思，就把鎖兒半開半鎖在那裡。你道那老頭兒那裡提防著他，連蕙姿也想不得這個田地。玉姿依舊把個鑰匙送與相國，就緊緊站在房中，伺候到了黃昏。恰好是姐姐承值的時分。蕙姿正走將來，玉姿低低對著蕙姿道：「姐姐，我妹子今夜有些不耐煩，早去睡一覺兒，待到三更時分，再來換你。千萬莫要等老爺睡著，又做出前番的勾當呢！」蕙姿微笑一聲，卻無回答。原來世上好做那話兒的女子，偏要硬著嘴，卻也不止玉姿一個。

這玉姿叮囑了姐姐，走出房門，悄悄的竟去把內門開了，依著日間看的路徑，便到了百花軒裡。只見紙窗兒上一個破隙，還有燈光射將出來，他曉得杜開先還未曾睡，把兩個指頭輕輕向門上彈了一彈。杜開先那裡知道是這個活冤家到來，又不敢便把門開，

低低問一聲道：「是哪一個？」玉姿掩口道：「妾便是韓玉姿。」杜開先記得起道：「莫非是前日承贈鳳頭釵的這位小娘子麼？」玉姿道：「然也。」杜開先欣然便把兩扇門「呀」的扯開，躬身迎揖道：「呀，果然是這位小娘子。前承贈以鳳釵，尚未致謝，罪甚，罪甚！」玉姿道：「公子但記得那股鳳釵，可忘了那把紈扇麼？」杜開先又揖道：「屢荷美情，提起令人羞澀。今承小娘子大駕賁臨，亦將有以益吾意乎？」玉姿笑道：「妾此來非有益於公子，卻有損於公子也。」杜開先是個聰明的人，聽了這個『損』字，便兜上心來，笑道：「小娘子，適才所言那個『損』字，覺有萬千含蓄，還請細解一解。」玉姿道：「那兩句是妾口頭說話，並無深長意思，公子何必究竟如此？」杜開先道：「這也罷了，難得小娘子今宵眷意而來。小生有一句不堪聽的說話，不識小娘子能見納否？」玉姿道：「公子，這夜靜更闌，庭虛人悄，知爾者是這一盞孤燈，知我者是這半簾明月。若有所論，但說何妨。」杜開先笑道：「小生自當日楊柳岸邊，向月明之下隔船吟詠，至今無不心懸口誦。既而遺紈扇，贈花箋，萬種相思，一言莫盡。小娘子若肯見憐小生在這裡獨守梅花孤帳，今夜便效一個萋萋連枝，意下如何？」玉姿假意兒道：「公子，我只道你是個志誠君子，那裡曉得你倒是個專在色上做工夫的。妾今夜此來，難道希圖苟合？不過念公子與老爺通家情上，故來探訪。今公子突出此言，使妾赧顏無地矣。」杜開先聽他說話，覺有些深味，就順口回答道：「小娘子既做得那謹守閨箴的李淑英，小生也做得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。況且你主人翁待我一片美情，倘若被他知覺些兒消息，明日不惟見嫌小生，抑亦見棄於小娘子也。不若此時幸喜無人知覺，請自早回，大家免擔些驚恐。」玉姿笑道：「杜公子，你雖是個聰明男子，妾亦是個伶俐女流，適才那幾句說話，我已明明參透。你敢道我不允所事，故把此言相按，妾待允了何如？」杜開先深揖道：「小娘子若允了，小生屁也不敢再放一個。」玉姿道：「允便允了，只是一件，妾從來未曾深諳個中滋味，如之奈何？」杜開先道：「這句卻是飾詞，難道小娘子終日眷戀相國身旁，那老騷頭丟去開手麼？這個中滋味，小娘子自然諳練的。」玉姿低聲道：「他是個老人家，血氣衰頹，那裡做得正經。」杜開先輕輕摟住道：「小娘子休得害怕，難得這樣良宵，不要錯過了功夫。小生也非魯莽之輩，就在這羅帳裡，做一個款款溫溫的手段，請小娘子試一試看。」玉姿又做苦掙道：「杜公子，我恰才見你忒甚要緊，故說那幾句安慰的話兒。難道我當真便肯順從你？豈不聞姦姦人家女子，律有明條？」杜開先假著臉兒笑道：「敢問小娘子，夤夜到我書房，所為何事？」玉姿也笑道：「杜公子，你這伶俐伶牙，教我那裡抵對得過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娘子說話雖是抵對小生不過，小生又有抵對小娘子不過的所在。」玉姿道：「公子輕講些麼，倘被你家伏侍的小廝們聽見，可不將出來？」杜開先道：「不瞞小娘子說，我這裡再沒有第二個家僮，只有一個服侍的鬻子，你便向他耳邊鳴金擊鼓，也是不甚聽得明白。況他這時已睡熟了。我們且把閒話丟開，早圖一霎兒歡樂也好。」玉姿道：「公子，你卻是這樣等不得。譬如妾今夜不來，將如之何？」杜開先迎笑道：「小娘子若是今夜不來，少不得小生夢兒裡相會的時節，也不肯放過。」玉姿道：「公子，你難道畢竟放我不過麼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小生心裡到也干休得了，只是這個東西如何便肯干休？」玉姿掩著嘴道：「虧你讀書人，講這樣村話！」有詩為證：

少年性高盡風流，恁意裝村不怕羞。

昔日相思今日了，隨他推托肯干休。

原來兩個調了這一會，都是巴不能夠到手的。杜開先便把他攔腰一把抱住，竟撇倒在床棚上，將一隻手就去替他解開褲來。玉姿雖然不甚推托，但是幼小年紀，不曾苟且慣的，心中擔了無數驚險，臉上免不得有些嬌羞模樣，又掙起來道：「公子，這燈光射來不像模樣，去吹滅了吧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可曉得那《西廂記》上說得好，『燈兒下共交鴛頸』，若吹滅了燈，一些興趣都沒了。」玉姿便不則聲。杜開先依舊把他按倒。玉姿承受了這一回，渾身上下說不出的暢快，倒下頭去，昏昏沉沉，竟睡熟了去。杜開先便不敢驚動他，替他依舊放下了衣服，免不得自家也有些困倦起來，站起身把燈息了，就和衣睡做一頭。

杜開先依舊把他撇倒，將手先到腿邊探了一探，緩緩地把他兩股扳將起來。人卻不曉得，這玉姿雖是在韓相國身邊，那老人家年紀衰邁，還濟得些甚麼事來，不曾到得轅門，就先要納款了。所以玉姿總然說是破過瓜的，還是黃花女子一般，幾曾經歷警一場苦戰。這杜開先思想多少日子，巴不得到手，討一個風流快樂，那裡還管你的死活，盡著力又送了一送，恰好正抵著了花心。

原來玉姿承受了這一回，就如服仙丹，飲玉液的一般，遍體酥麻，昏昏沉沉，竟睡熟了去。杜開先便不敢驚動他，替他依舊放下了衣服，免不得自家也有些困倦起來，站起身把燈息了，就和衣睡他一頭。

兩個看看睡到四更時分，那杜開先又打點發作起來，把玉姿悄悄推醒，附著耳說了幾句軟款的話兒。玉姿正待也說幾句，忽聽得耳邊廂「咚咚」打了四鼓，猛可的記得起相國房中承值一事，頓然驚訝道：「公子不好了，這遭卻做出來了！」杜開先摸頭不著，也吃了一驚道：「呀，小娘子何出此言？」玉姿把姊妹二人輪流值夜的話，與他說了一遍。杜開先道：「這卻怎麼好？若是做將出來，豈不是小生帶累了小娘子，明日有些愁，教我如何痛惜得了？」兩個連忙爬起身來，坐在床上。玉姿想了一想夜間來的時節，偏生姐姐面前說了幾句硬話，倘然回去，被姐姐知了些兒形跡，可不沒了嘴臉？便與杜公子計較道：「公子，如今怎生是好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小生有一個計策，你若是這時轉將回去，決然要露了風聲。那老兒不是個好惹的主顧，這遭把家法正將起來，你這一個嬌怯怯的身軀，可禁受得起？那時你卻拷打不過，畢竟一死；小生為你割捨不過，到底也是一死，可不是斷送了兩人性命？如今趁此夜闌之際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待我收拾些使用銀子，做了盤纏。你把我書架上的舊巾服兒換了，扮作男人模樣，悄悄地和你奔出巴陵道上，到別處去權住幾時，慢慢再想個道理便了。」玉姿垂淚道：「此計雖好，只是我有兩件撇不下：一件是我房中那無數精緻衣服、金銀首飾，怎麼割捨得與別人拿去享用？二件是我姐姐朝夕同行同坐，過得甚是綢繆，怎樣割捨拋撇了他？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有詩為證：

衣飾妝奩能別置，一胞手足情難棄。

只因作事有差池，臨去依依頻灑淚。